

爱情故事只是他为这个世界寻找出路的引子

——读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婚姻中的陌生人》

■吴 玫



《婚姻中的陌生人》
[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著
刘成富 苑桂冠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塞尔维亚电影导演、编剧、音乐家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小说，就算读到最后几行，都难以猜测故事的落脚点会在哪里。比如《婚姻中的陌生人》中第四篇《肚脐，灵魂之门》，总共 22 页的篇幅，几乎都在讲一群大人想方设法要让厌恶阅读的少年阿列克萨·卡莱姆爱上读书这件事：

“你看见了吗？”她（少年的妈妈）手指指着我的肚脐。

“嗯。然后呢？”

“这是你的灵魂之门。”

“肚脐……灵魂之门？你别说笑了！”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而书籍正是灵魂的食量。”

“那我需要灵魂。”

“人活着，就不能没有灵魂。”

“那……灵魂……能吃吗？”

“不能。但是为了不让它枯萎，就要读书。”

围绕着这个话题，作家让阿列克萨的爸爸、妈妈、姑姑与之纠缠了 20 页的篇幅，这足以让我确信，已经讲过三个或沮丧（《多么不幸》）或伤感（《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或哀其不幸（《奥运冠军》）的故事以后，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要换一副笔墨给我们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了。然而，布兰科·乔皮奇出现了，出现在《肚脐，灵魂之门》就要收官的时候。我得坦白，当布

兰科·乔皮奇像个熟人一样出现在阿列克萨身边时，我都忘了他是谁，只好回到小说开始的地方——原来，他是《驴子的岁月》的作者。而《驴子的岁月》是阿列克萨读完的第一本书，且让他开始相信，不读书灵魂真的要枯萎。可是，让布兰科·乔皮奇在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现在阿列克萨的身边，是为了给这个小烦恼大喜悦的故事再添一点欢愉？然而，“多年以后，灵魂已被南斯拉夫的悲剧吞噬，他（布兰科·乔皮奇）不得不尽快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为自己的主人公感到担忧……”一个启迪了阿列克萨的大作家，竟然要为自己的作品担忧，这猝然而至的转折，对中国读者而言并非不能想象。只是，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还要为故事坠上一块石块，当布兰科·乔皮奇走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座大桥上看见一个想向他致意的女人不敢做出动作后，“他转身朝向她，回应了她，然后匆匆跃入萨瓦河”。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凭什么相信，这样处理《肚脐，灵魂之门》能让读者经过断崖式的情绪激变后更能体会到悲剧的意义？事实上，他做到了。

我想，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已经将他的悲剧写到极致了，如果《在蛇的怀抱里》还是悲伤的故事，也就与《肚脐，灵魂之门》比肩吧。然而，人类以同类为对象制造出来

的惨痛，竟然没有下限。

“在他的脚边，有一条毒蛇……色彩鲜艳，咄咄逼人”，读到《在蛇的怀抱里》中的这句话时，我以为，小说的男主角“科斯塔，永远的少年”，是在村庄里劳作时被漂亮的毒蛇咬死的，那样的悲伤对饱受苦难的塞尔维亚人民来说，是轻伤。可是，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用三段式样讲完了这本小说集里最悲情的故事。

第一段，送奶工科斯塔每天的工作，就是赶着驴子到村子取奶再送到乌耶维奇兵营里。“通常，为他取奶的是一个凶悍的老妇人。可今天（就是科斯塔遇到美丽毒蛇的那一天），科斯塔面前的是一个结实的

黑塞罗维那女人，用一双母鹿般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他。”很俗套，科斯塔与这个名叫穆拉达的女人一见钟情了；更俗套的是，像很多战争时期的爱情悲剧一样，穆拉达已经许配他人，只等未婚夫从前线回来后就谈婚论嫁。得不到的爱情，让科斯塔辗转反侧，心情不佳的科斯塔想用开枪击毙吐着芯子的毒蛇，但是，爷爷曾经说过的话让他放下了手枪。爷爷说：“永远不要伤害蛇……是蛇咬使我们触犯了原罪，可当人类不得不开离伊甸园时，它们是跟我们一起走的。”爷爷的话让我警觉：《在蛇的怀抱里》不会仅仅是“科斯塔失恋记”这么简单。

果然。

穆拉达的未婚夫回来后，他们的婚礼如期举行，前去参加婚礼的科斯塔悲伤得不能自己。祸不单行，科斯塔在路上被一条蛇紧紧缠住，就在他几近被勒死之际，蛇又放开了他。起身以后的科斯塔听到从村子里传来一声巨响，赶去一看，婚礼现场已成屠宰场。希望和恐惧交织在科斯塔心头的时候，《在蛇的怀抱里》进入到第二段。科斯塔何以恐惧，毋庸赘言；科斯塔何以怀着希望？因为现场没有穆拉达的尸体。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还真让相爱的人在恶劣的环境里相逢了，只是，不动声色还原塞尔维亚一段过往的导演、编剧和作家，须臾之后又让穆拉

达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

“我的小说都是爱情故事”，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小说。《在蛇的怀抱里》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科斯塔与穆拉达想成眷属终不能的爱情故事。只是，当阻挠科斯塔和穆拉达在一起的外力从世俗偏见变成枪炮地雷以后，《在蛇的怀抱里》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悲剧了，不然，穆拉达已经粉身碎骨了，故事为什么还要进入到第三段？我疑惑地继续阅读后发现，作家并没有让万念俱灰的科斯塔消失在凡俗中，整个第三段，是修士科斯塔苦修的一个片段。读着科斯塔背着沉重的石头呻吟着奋力向绝壁顶峰攀爬的文字，我的耳畔萦回着科斯塔的爷爷对他说过的那句话：“永远不要伤害蛇……是蛇咬使我们触犯了原罪，可当人类不得不开离伊甸园时，它们是跟我们一起走的。”我感受到了有一条蛇陪伴在苦修中的科斯塔身边，他们在试图回到伊甸园。所以，说什么“我的小说都是爱情故事”！《婚姻中的陌生人》中的六个故事，仔细品味，都能嗅出爱情的味道，或甜或酸或苦或辣。但是，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从来就没有耽于爱情故事，爱情故事只是他为这个崩坏的世界寻找出路的引子。路漫漫其修远兮，科斯塔还没有登临绝壁的顶峰。

万镜楼台的诗与真

——读赵柏田《万镜楼》

■郑亚洪

读《万镜楼》，想到赵柏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丢失了的历史，会在叙事中涌现出来。”无疑，这既是赵柏田的写作之道，也是他作为一名小说家努力的方向。

《万镜楼：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是一个奇异的文本，这部小说和历史的合体之作，收录了作家在历史写作场域的短篇小说《寻画记》《万镜楼》《三生花草》等八篇，同时还有非虚构作品《南方庭院》《两生花》《从暴民到顺民——1852年春夏宁波纪事》凡九篇，共计 17 篇。书中写到的画家、诗人、隐士、海盜、皇帝、刺客、书商，循着草蛇灰线，都可考其本事，但作者认为，他们也是心灵世界的镜像。

开篇小说《寻画记》，故事背景依然放在赵柏田喜欢的明朝。“去年冬天，在 S 城召开的历史学年会上，我认识了年轻的大学教师史浩。”你看，赵柏田对历史多么执著，头一句就把整篇小说的格局定位在“去年”与“历史”之间，“史浩”既是年轻的大学教师，又是叙述先祖“史生”的人物，准备撕去历史的伪面孔。明朝画家徐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他因杀妻而被捕入狱，在历史上被寥寥数笔带过。小说家在历史学家停笔的地方开始他的文学想象：向史生揭露丈夫的妇人张氏用肉体温暖了年轻画家。“艺术”“凶杀”“情爱”，吸引读者的元素都具备了，如果仅仅停

留在这三个可读性比较强的小说元素上，它最多只能算一篇通俗小说。而赵柏田的野心在于他要挖到历史的源头，在徐渭的年谱里找到那段线索，告诉读者，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小说家杜撰的。赵柏田还有更大的野心，他告诉我们，徐渭是因为只爱自己，只爱画，才起了杀妻之心；史生得到了永生，因为他会爱，会快乐——“快乐是明朝生活的哲学”。而赵柏田的“告诉”，是通过他的文学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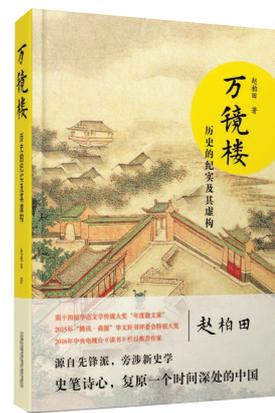
史生最后消失在一幅画里。这个细节让我忍不住想起尤瑟纳尔的《王福脱险记》，王福和弟子林用一幅画造了一片大海，淹没了皇上和大臣后借机逃脱。尤瑟纳尔与同样写历史小说的赵柏田，用强大的想象力捍卫了文学的真。赵柏田的文字是诗意的、圆润的，从古代生发开来，其香气溢满纸张。

如果说《寻画记》是《万镜楼》这本书主要动机（真与幻）的一次展示，那么压卷作《万镜楼》中明朝作家董说在香料和梦境里营造精致生活的一幕则对应了天下小说家的野心：造梦小说家往往要葬身于梦境。初读博尔赫斯，我以为他已经写尽了天下的梦与镜子，而赵柏田却荡开一笔，从《西游补》的作者董说晚年凄凉情景开始写，“我坐在一片秋天的树林里”，只此一句就定了小说的格调：诗与真。

在小说最后一个注解里，作者告诉我们，

写《西游补》的董说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西游补》从《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撞入了万镜楼开始写作。他写了镜子、梦、香料、雨水、书等，一些明朝江南文人喜欢的物，但它们分明又是一个个能说的、会消失的词。当镜子竖立在你面前的时候，它可以映出你的脸谱来，当一面面镜子一起使唤的时候，它们互为映像，亦互为敌人。“我轻轻一跃，一头冲入了镜子”，分不清现实与梦境，毁灭掉的不是镜子，而是肉身。梦如此，香料如此，书如此，写作亦如此。赵柏田在荒诞的情节背后有现代的思考：“心会迷失方向，但时间不会，时间有着一个恒定的方向。”

《薇罗尼卡的双面生活》是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它讲述的是有同一个身体和影子的两个薇罗尼卡，她们的身体和影子是交互变换的。当我读完《三生花草》的“今世”部分，就不再为“百助眉史”变为“何青青”，“苏堤”变为小说家，“刘三”再世为寺庙主持而感到惊讶了，我们每个人在世界的某地对应着另一个“我”。《三生花草》前世部分写了三个地点：西湖、东京、上海，两个爱与凄美的地方，一个现代都市。西湖让主人公苏堤故事的发生地有了着落，刘三分明就是柳三变的化身，从某一个意义上说他们同为一；苏堤去东京寻找生母，遇上了日本女子百助眉史，他爱上了她；苏堤只活了 35 岁，他终老



《万镜楼：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
赵柏田著
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于上海，他想写遍曾与他相好的女子。《三生花草》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短篇小说，百转情思，恰如莫扎特的一款《小步舞曲》。

在赵柏田的书写里，明朝该是中国二十四史的黄金年代，这是他生生不息的小说与传奇书写的一个渊薮。（书中还收录了以明朝为背景的《正德皇帝》《细数同声一个无》）“我又奔驰在 30 年前秋天的驿道上了……道路的终点，坐着我们帝国英明的皇帝，他一身金黄的龙袍，脚边，是一只黑色的促织罐。”（《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大明皇帝的一生，身边却以一只好玩的促织罐结束，读者不免要联想，“我”莫非变成了蝓蝓钻进皇帝老儿的竹罐子里去了。

“小说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小说的真实有时候超过历史的真实，超过生活中的真实。《纸镜子》里虚构的赵临安你可以说是夫子自比，赵柏田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朝向所有的读者，“我虚构了赵临安这个家伙，让他来讲述这个故事”。那么，写《万镜楼》的那位小说家又是谁呢？是赵柏田，又不是。他是阅读或者写作着的你我。